



打开提升学生学力水平的一扇门

一草一木皆是情



《学力经济学：被数据推翻的教育准则》
[日]中室牧子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草木乡村》
孙同林 著
团结出版社

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马良中学 龚清平

如东县教育局 陆海舰

《学力经济学：被数据推翻的教育准则》(以下简称《学力经济学》)，书名中虽有“经济学”的字样，却是一本教育著作，由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综合政策学部副教授中室牧子所著，我国同济大学教授魏铀原翻译。掩卷沉思，仿佛平地一声惊雷起，“减负”“平行分班”“禁补课”等一直困扰着教育界的话题尽在其中，为我们打开了提升学生学力水平的一扇门。

一直以来，对于乡村题材的作品，我都有说不出的亲近感。也许这就是乡村人，熟悉了乡村的气息，就好这一口，无乡村不欢。一字之差，农村和乡村之感，截然不同，农村之于农民，乡村之于乡人，有相通之处，也有不同之地，我更倾向于后者，因常住乡村，也可自称为乡人一枚，周末在乡村的花海麦浪中徜徉游历，甚是快乐。

提升孩子的学力，做法要科学有据。平常我们阅读的教育方面的著作，大多是用教育人的视角阐述教育，其观点和主张大多基于教育者的个人实践和经验。但《学力经济学》却是跳出教育的盒子，以数据为依据，用经济学的手法从角度来分析教育，采取的是“随机比较实验”这一被经济学家称作“政策评价的黄金准则”的实验方法。这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个人主观意见，用客观的数据推翻了我们惯性思维定式的教育准则，警示了我们的教育思维盲区。

拿到孙同林的《草木乡村》，我便迫不及待于午休时寻找乡村的记忆。乡村的一草一木、人物小吃，在他的笔下跳跃着、欢笑着、流淌着，芦苇的清香、油菜花的芬芳、年糕的香甜，为我们拉开了如东乡村淳朴可爱的一幕，这是他的百草园，是他的栖息地，是他的游乐场。作为一个羡慕的读者，我向往也能常驻乡村，常沐乡雨，常听乡音，待追忆芳华时，亦能在草木间品着农家小吃，散步闲聊，叙话家常。



读书记忆

陈仁存

读《共产党宣言》而泪流满面，那是我读高中一年级的时候。“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激进党和德国的警察，都为驱除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优美、激越，即使在若干年后的今天，每当想起或者听见他人朗诵它的时候，我依然激动得不能自已。不忘初心，“汝能持否”？我想，不论再过多少年，我还会为它老泪纵横。

董必武在《九十初度》中写道：“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我崇敬他老人家忠贞不渝的信仰，他投身革命之时正处在狂飙突起运动的大旗从天而降的国际悲歌时代，黑云压城，而信仰会使人更爱这个世界。读书时，历史老师说荆轲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荆轲刺秦王，一命亡。后来当我读到，“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却深感其悲壮。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体会更深。

历史，无论是被称为“昨天的政治”，还是被称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它的注脚不应只是好人与坏人。尽管“力拔山兮气盖世”是令人崇拜的英雄，“威加海内”是大多数人向往的理想，但悲剧英雄依然值得人尊敬，没有壮士精神的陪伴，焉能“天地睹方圆”？曾经读过辛弃疾的《贺新郎》：“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谁共我，醉明月？”稼轩借荆轲别燕太子丹、李陵别苏武之事来诉说自尽报国无门的悲愤之情。无需超群的记忆力，三五遍便能铭记在心。用心感受，提升生命的台阶，自感壮怀激烈时便可大声咏诵、慷慨陈词。

朱熹老先生说：“读书之乐何处寻，数点梅花天地心。”读书记忆，永存着一瓣又一瓣心香。每一段读书记忆，都是一根标杆，在那儿都有一位提灯引路的圣人等着我们远行。



在苦难中坚强



《活着》
余华 著
作家出版社

睢宁县魏集中学 纪书润

人为什么要活着？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答案。活着的理由有很多，可是有一种人活着根本不需要理由，比如余华笔下的福贵。

女儿凤霞 12 岁那年，为了送儿子有庆上学，生活所迫，福贵把女儿送给一户人家。弟弟有庆知道姐姐被送人，哭喊着要姐姐，被福贵狠狠地揍了一顿。凤霞在被领养几个月后跑回了家，福贵再一次将她送走时，在路上，凤霞往福贵脸上摸的“那一摸”，那股浓浓的父女之间的温暖亲情霎时让福贵震颤后悔起来。人是感情动物，骨肉至亲，血浓于水，泡软了读者的心。凤霞，是妈妈家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也是福贵的贴心小棉袄，他岂肯轻易地将宝贝女儿送给别人。那句“饿死也不会送走凤霞”，饱含着生死与共、不离不弃之情，其中的忏悔、坚强又一次掀起爱的狂潮向我扑面而来。家珍轻轻地笑了，这样的会心温柔一笑在文中出现了好几次，这一笑，是微微一笑，也是世界上最温柔最有魅力的浅笑。

人是能思想的苇草，帕斯卡尔如是说。在苦难面前，人真的是非常脆弱。读《活着》，会发现主人公时常流泪，流泪不是因为他们在屈服于苦难，精神上，他们仍然是巨人。我常常将敬佩的目光投向那些在苦难中坚强生活的人们，他们才是真正坚韧的苇草。在这个浮躁喧嚣熙熙攘攘的社会中，很多人早已忘记了饥饿是什么感觉，可是我们的先辈却从那段艰难的岁月中走过，饥饿，在小说中不断上演着。福贵眼睁睁地看着亲人一个个离他而去，每一个亲人的离去都像杀了他一次。一人一牛，两个“老福贵”在袒露着结实胸膛的广阔土地上静静地咀嚼着最后的惨淡岁月。垂暮之年的福贵在黄昏中感慨着身世，他信了命。命是什么？杨柏先生说，人生有些事不能控制，你除了用命运解释外，还能用什么解释？命也许是人

一出，就注定了的吧。楚霸王项羽在东城快战前曾说过，“天亡我，非战之罪也”。这里的天，不也是项羽眼中的命吗？人在不可战胜的力量面前，用以自我安慰的常常也是命。晚年阅尽沧桑的福贵已是一颗平常心静之心，与世无争，顺应天命，暗合道家的无为思想。接连不断的灾难已将这位老人的棱角全部磨光，磨得平坦光滑。降服于命运，是一种生存中的淡定、无力、无奈。其实想一想，命也在人为。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种活法，很多人是在苦难中艰难活着。我们无法选择生存环境，但我们可以选择坚强地活着。人很渺小，人的追寻可能真的是没有意义，但这并不妨碍人活着。活着，首先是生存，是能活下去，然后是乐观坚强地面对生活，我想这就是我从《活着》中读出的浅显之意。